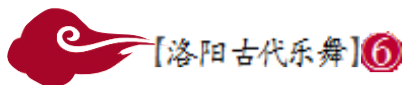


经典洛阳



【洛阳古代乐舞】⑥

中华文明,根在河洛。在熠熠生辉的河洛文化中,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,那就是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的乐舞文化。千百年来,无数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钟情于此,在洛阳留下了许多与乐舞有关的故事。

扑朔迷离的火凤舞

□记者 张广英

北魏杨炫之在《洛阳伽蓝记》中说,高阳王元雍有宠姬艳姿,善跳火凤舞,这是有关火凤舞的最早记载。到唐代,火凤舞依然盛行,诗人们对它津津乐道,并留下一些诗篇。然而,这种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乐舞究竟是什么样子,今人很难说得清。

1 元雍豪奢,尤好声色

关于火凤舞的史料不多,但毫无疑问,它与洛阳关系密切。北魏时,高阳王元雍有个姬妾名叫艳姿,擅跳火凤舞,并以此“宠冠诸姬”。此事记载于杨炫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中,这也是火凤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。

元雍是魏孝文帝拓跋宏(即元宏)的弟弟,在历史上以奢靡著称。他少年时深得孝文帝器重,后历宣武帝、孝明帝二朝,更是贵盛至极,富甲天下。

孝明帝正光年间(公元520年至525年),胡灵太后执政,元雍被委以重任,总摄内外。他住在洛阳城南津阳门外,园林宅邸,出入排场,都与皇帝不相上下。不过,此人资质平常,对权力倒没太大欲望,他是个享乐主义者,最热衷的还是“食色”二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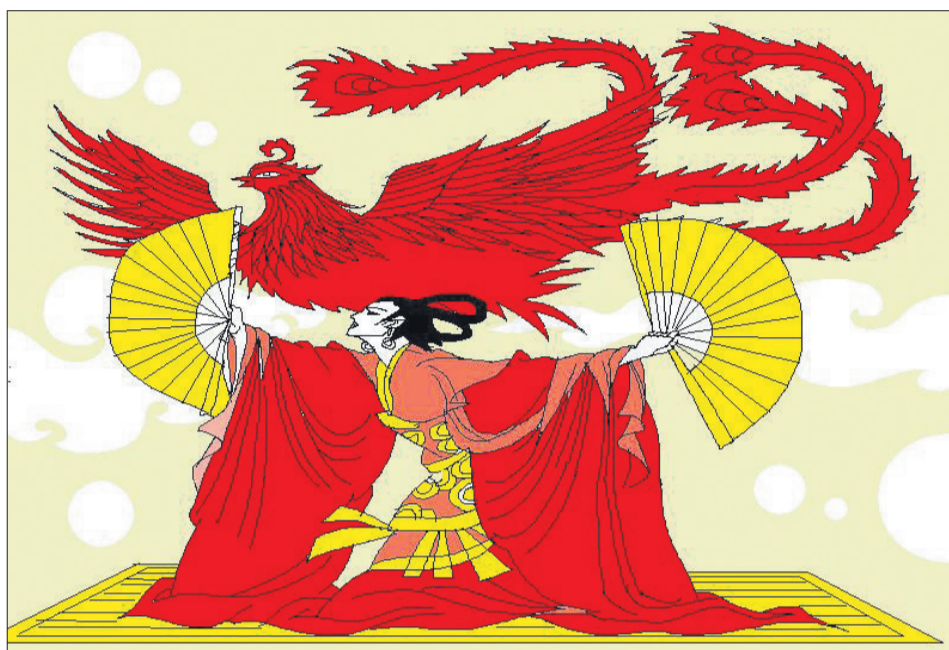
元雍喜欢美食,一顿饭就要花费数万钱。这让陈留侯李崇感叹不已:“高阳一食,敌我千日。”意思是说,元雍一顿饭花的钱,就够他吃三年的了。

除了美食,元雍还喜欢声色,在这方面更下功夫。当时洛阳城南有二里弄,一为调音里,一为乐律里,每日丝竹之声不断,“天下妙伎出焉”。元雍家住城南,挑选歌姬、舞女很方便,竟在家中养了僮仆六千,美姬五百,每天通宵达旦地歌舞作乐。

河间王元琛生性贪婪,自命风流。他为与元雍斗富,也蓄美姬三百,并从西域多购名马,连马槽都以纯银打造。一天,他请来章武王元融,让他参观自己堆满仓库的奇珍异宝,并自负地说:“不恨我不见石崇,只恨石崇不见我!”元融本想着只有元雍比自己富,没料到元琛也这么有实力,气得回家卧床了三日。其实,真要 and 元雍斗富,他和元琛都不是对手。

元雍姬妾众多,仍不满足,还想讨要宫中的美女。胡灵太后答应了,但元雍等不及,竟派人偷偷进宫“拐骗”了四个美人回来。以他的身份和地位,做这种事真是荒唐至极。

对元雍如此行径,他的妻子崔氏当然有意见。当初崔氏年轻美貌,元雍在原配卢氏死后,不顾皇帝反对把她娶回了家。但后来崔氏年老色衰,元雍开始嫌她碍事,先是疏远,后又幽禁,直到最终将崔氏殴打致死。在喜新厌旧的元雍这里,艳姿能以火凤舞长期“宠冠诸姬”,可见其别具魅力。



此「宠冠诸姬」高阳王元雍有个姬妾名叫艳姿,擅跳火凤舞,并以李玉明插图

2 艳姿善舞,名留千载

艳姿长得美,也会打扮,喜欢在鬓发上贴金箔进行装扮。宋元时期,女作家龙辅在《女红余志》中就记载,“元雍姬艳姿,以金箔点鬓,谓之‘飞黄鬓’”。后世很多女子学她的样儿,比如在《金瓶梅》中,潘金莲曾“露着四鬓,上粘着飞金贴,粉面额上贴着三个翠面花儿”。

公元528年,胡灵太后将她的亲生儿子孝明帝毒死了,洛阳城的歌舞升平就此被中断。盘踞山西的尔朱荣借机进逼洛阳,溺死胡灵太后,并将元雍为首的两千多名北魏皇族、百官公卿赶到黄河边进行屠杀,史称“河阴之变”。

元雍死了,他那些能歌善舞的美貌姬妾没了依托,要么遁入空门,要么嫁与他人。善跳火凤舞的艳姿不知所终,关于她的故事,是通过另一个人的口传出来的。

在元雍的姬妾中,有一个美人徐月华善鼓箜篌(箜篌 kōng hóu,古代弦乐器,分卧式、竖式两种),尤以《明妃出塞曲》最能打动人心。后来,卫将军原士康将她收为侧室,就住在城东南的青阳门附近。她常对原士康说,高阳王有两个绝色美姬,一名修容,一名艳姿。修容最拿手的是绿水歌,艳姿最拿手的是火凤舞,两人“爱倾后室,宠冠诸姬”,别人是比不了的。原士康听了心下神往,就常令徐月华也鼓绿水、火凤之曲。

河间王元琛活着的时候,一心要与元雍斗富。其实,在蓄歌姬舞女这方面,他倒真没有输。比如,元雍有修容、艳姿和徐月华,他身边也有个著名的女子叫朝云,善吹篪(chí,一种类似竹笛的乐器)。

据史料记载,朝云能为《团扇歌》《陇上声》。元琛出任秦州刺史时,羌人屡屡叛乱,让他很头疼。后来,他灵机一动,让朝云扮成一名贫苦老妪,到羌人叛乱的地方吹篪行乞。羌人听得思家落泪,纷纷归降,“快马健儿,不如老妪吹篪”,说的就是此事。

3 火凤之舞,引人遐思

艳姿最拿手的火凤舞,一直盛行到唐代。初唐史学家、诗人李百药有《火凤辞》,描述了他看到的火凤舞:

歌声扇里出,妆影扇中轻。未能令掩笑,何处欲障声。

知音自不惑,得念是分明。莫见双鬟敛,疑人含笑情。佳人靓晚妆,清唱动兰房。影入含风扇,声飞照日梁。娇颦眉际敛,逸韵口中香。自有横陈分,应怜秋夜长。

从这首诗可以看出,火凤舞柔美舒缓,歌舞并重,表演者手持羽扇,浅笑嫣然,极富汉族传统乐舞——清商乐舞的特征。

然而,北魏时期流行的乐舞,是“中国旧乐杂以羌胡之声”;中唐之后,胡乐、胡舞、胡妆更是在洛阳广为流行。元稹有一首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·法曲》诗,其中几句写道:“自从胡骑起烟尘,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,伎进胡音务胡乐。火凤声沉多咽绝,春莺啭罢长萧索。胡音胡骑与胡妆,五十年来竞纷泊。”

不少人据此推断,火凤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胡舞。不过,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确切。因为在元稹诗中,与火凤舞相提并论的“春莺啭”是清商乐舞,更是唐代典型的软舞,张祜有诗《春莺啭》,称“内人已唱春莺啭,花下傚傚软舞来”就是明证。

春莺啭传入朝鲜后,被载入《进饌仪轨》,从而留下了对此舞的详细描述:“设单席,舞妓一人,立于席上,进退旋转不离席上而舞。”其所附舞图中,舞妓头戴花冠,身着黄绢衫,束红绣带,足着飞头履;其歌词为:“娉婷月下步,罗袖舞风轻。最爱花前态,君王任多情。”由此可以看出,它还保留着原舞的风貌。

再看元稹的诗,表达的应是随着胡妆、胡乐等的流行,火凤舞、春莺啭这样的汉族传统乐舞渐渐沉寂了。

晚唐时,诗人李商隐大概看过画中的火凤舞,他在《镜槛》一诗中,留下了“拨弦惊火凤,交扇拂天鹅”的句子。此时的火凤舞,也许已与原来的轻歌曼舞有所不同,但仍以扇为舞器。

今天,也有人认为火凤舞可能表现了凤凰“浴火重生”的主题,但这是郭沫若先生的“创造”,中国古代神话并无这一内容。北魏艳姿留下的火凤舞,因这些小小的谜团,更加引人遐思。

